

龙仁青藏地文典·译文卷

naigylstan
一路阳光

龙仁青

龙仁青 译

SPR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龙仁青藏地文典·译文卷

འཕགས་ལྷན་ཁག་

一路阳光

意四译仁

龙仁青 译



南方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龙仁青藏地文典. 译文卷 : 一路阳光 / 龙仁青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360-7943-4

I. ①龙… II. ①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5455号

书名题写: 意西泽仁

出版人: 詹秀敏
策 划: 朱燕玲
责任编辑: 孙 虹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绘画: 吾 要
封面设计: 吾 要 李玉玺

书 名	龙仁青藏地文典. 译文卷: 一路阳光 LONG REN QING ZANG DI WEN DIAN. YI WEN JUAN; YI LU YANG GU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6.25 2插页
字 数	155,000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活佛” / 端智嘉	1
被霜摧残的花朵 / 端智嘉	27
一路阳光 / 拉先加	71
寂寞旋风 / 扎巴	89
母亲·母鼠 / 阿宁·扎西东主	114
禅师阿克宦 / 仁旦嘉措	144

“活 佛”

端智嘉 著

1

阿克尼玛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房前走廊里的一条白毡上诵颂着“嘛呢”。一串用一只玉石珠子做了“佛头”的檀香木的佛珠捏在他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当他每每用大拇指把一只只佛珠拨落下来的时候，嘴里也随之念出一声声清晰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慢慢地，除了他鼻子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外，字词已变得含混不清了。但从大拇指拨动念珠的次数可以看出，那一声声的“嗡嗡”中，也是包含了一串串的六字真言。他不时习惯地闭上眼睛，双手合在胸前，长长地祷告一声：“祈愿三宝保佑！”每每在这个时候，他脸上的皱纹就会聚集在一起，凝结成一幅纵横交错的画面。这位已经度过了洁牙皓齿的少年，进入了皓首白发的暮年的老人，是一个性子直得就像一支竹箭的人，所以也是一个不论是大人孩子谁说的话都会信以为真的人。阿克尼玛在十岁的时候曾经到寺院里当了僧人。他虽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从来没有过有违上师教诲的言行，也能够很好地遵守教规，便也成了师父喜欢的一个僧人。在他十八岁那年，他的阿爸被病魔缠身，离开了人世，家里只剩下了阿妈一个人。阿妈只好去请求上师，得到上师的恩准后，让他还俗回到了家里，

他便娶妻成家，开始操持家务。他是一个勤快的人，加上他的妻子拉姆干起活儿来也很利落，所以家里虽然没有变得有多富裕，但也是温饱无忧，吃穿不愁。然而，正如俗话说“死亡会不期而至”一样，没过多久，阿妈忽然得了重病，不论是求神问药都没有起什么作用，也去世了。

父母双亡的痛苦虽然沉重，但阿克尼玛是个“不要阿爸出主意，不向阿妈要盘缠”的小伙子，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大男人。妻子拉姆先后生下了才让和卓玛一对儿女。随着儿女们长大成人，给才让娶了个媳妇叫吉毛先，才让便开始子承父业操持家事了；再说“女大当嫁”是这世间的规律，长大的女儿卓玛也就嫁到了别的村庄。这样两位老人的心事了结了，儿媳妇就成了他们时刻惦记着的人。要是有人说儿媳妇吉毛先的不是，那是他有眼无珠。自从嫁到这个家里，她就把公公婆婆当头上的帽子一样恭敬着，从来没有过不听言语不受使唤的时候，不论是地里的活儿还是家里的杂事样样做得有条有理，村里的男女老少哪一个不夸赞？

才让和吉毛先虽然是受父母之命结成夫妻的，但小两口也还和睦恩爱，特别是自从有了儿子多杰，他俩的感情愈加好了，几乎到了你不吃我就不喝的地步。可是，吉毛先是一个嘴上没有遮拦的人，即便是家里的事儿也会到别人那儿去嚷嚷。阿克尼玛作为公公也曾埋怨吉毛先：“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但要是才让叫喊着“管不住嘴里长长的舌头，圆圆的脑袋就要遭罪”，对吉毛先怒目而视的时候，阿克尼玛反而会愤怒地冲着儿子大叫：“你要是对我儿媳妇动一指头，我向今天的太阳发誓！”他就这样时时护着吉毛先。

婆婆拉姆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人，不论年龄大小的人，她都会笑脸相迎，从来没有说一句粗暴生硬的话的习惯，就是在家，

在父子或者儿子儿媳妇之间发生口角时，她也只会冲他们笑笑，而不会掺和在里头。有时，阿克尼玛埋怨儿媳妇的时候，她就会乐呵呵地训斥道：“你这老头子越老越刻薄，埋怨儿媳妇的公公除了你还有谁啊？”阿克尼玛一听这句话，马上就闭口不说什么了。可是吉毛先总是不能管住自己的嘴，阿克尼玛也无奈地说：“我这扁扁的嘴和儿媳妇长长的舌头看来是没治的了！”

阿克尼玛念着“嘛呢”，心里却一刻也不闲地回忆着往事，享受着这走廊里温暖的阳光。自从不能下地劳动的那一天起，不论春夏秋冬，只要有温暖的阳光，他就会到走廊里来晒太阳。他还常说，太阳和“嘛呢”是他最要好的两个伙伴。此刻，一只花喜鹊落在墙头上忽然“喳喳”地叫了三声，阿克尼玛心里想，俗话说，喜鹊叫，贵客到，这都快到下午了，会有什么人要来呢？他又一想，哦，才让到塔尔寺已经十几天了，可能是他要回来了。这样想着，他便走出大门去看看去了。

村边的田野里庄稼一片碧绿，每当有夏季的微风刮过，翻滚的麦浪恰似那碧海的波涛层层叠叠。遥远的山峦被树木覆盖着，太阳却偎依在西山的怀里就要睡去的样子。夏季的景致虽然美丽宜人，只是阿克尼玛眼睛的视力也随着身体的虚弱慢慢减退了，他没有看到远处的风景，只看到村边的小道上有两个黑乎乎的影子在晃动。此刻，放学回家的多杰看到阿爸回来了，便斜挎着书包，叫喊着“阿爸回来了！”连蹦带跳地朝着才让跑了过去。

阿克尼玛听到孙子的喊叫声，急忙用手揉了揉眼睛，站起身来把一只手搭在额头上看了过去。真的是才让回来了，他还带来了一个身着汉族服装的人。阿克尼玛返身走进院子里，急急地对拉姆说：“拉姆，烧茶，来客人了！”

2

阿克尼玛虽然是一个不论大人小孩谁说什么都会信以为真的人，但对无神论观念的宣传从来就不以为然，一些迷信思想不是很严重的人如果给他讲一些没有鬼神的道理，他就会火冒三丈，怒骂那些人是“丧失了福运的叛教徒”。每每有小孩问他有没有鬼神，他就会很认真地说一通有神以及鬼并不可怕的道理，并且还拿出一尊小小的铜佛来，指着铜佛说：“这就是神！”总之，向他宣传无神论的观念就等于是对牛弹琴。六十多年来，他始终把佛法僧三宝默想在心中，把喇嘛活佛像头上的帽子一样恭敬着，嘴里的经文和佛堂里的酥油灯从来没有间断过。

当阿克尼玛听到刚才才让带到家里来的那个人是某位大活佛的转世后，敬仰之情从他的心底油然而生，他认为一位转世活佛能够来到自己家里，这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也是这个家的福运。他崇敬得泪流满面，欢愉之情充满了全身。

要是往常，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坐在阿克尼玛上首的位置上，但是今天活佛来了，坐在上首位置上的自然也就是活佛了。这个身穿汉族服饰的客人看上去大概也就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但他自己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客人长着一张宽阔肥胖的脸，而且鼻梁坚挺眼睛阔大，看着就有一副福相。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于肥胖，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他好像不习惯于盘腿坐着。即便是盘腿坐着，他也要不时地调换双腿的位置，偶尔，他还要咬咬牙，可以猜测他的双膝大概都已经麻木了。

吃完了晚饭，活佛和阿克尼玛坐在火炕上，吉毛先为他俩端来了奶茶。喝着奶茶，他们天南地北地聊着天，阿克尼玛一家人真是大开眼界，听到了好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只是还不

知道活佛的详细情况，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阿克尼玛便问道：“仁波切您从哪儿来，准备到哪儿去，仙乡是何处？”

活佛听到阿克尼玛的询问，似乎有些意外，但他马上就是一副心安神定的样子。他解开上衣的两颗扣子，露出了穿在里面的衬衣领子上绣织着的金边。他说：“我看这俗世一如牢笼一般，早已是心灰意冷，所以也就不管何去何从了。特别是在这浊世末劫，求佛者没有佛缘，即便是高僧大德也身不由己，所以还不如四处云游，给那些有缘的众生讲经释教，也算落了个自在高兴。我的前世活佛个个都是云游四方的苦行高僧，能够继承前世活佛的法缘，和他们一样广播法雨，是我此生的福运，我的心愿也会随之了却。”说着还谈到了“文革”时期有多少寺院被拆毁，有多少佛经被焚烧。后来活佛还双手合十，喃喃说道：“俗话说，‘俗世如针尖，安乐常不在’，果真就是如此啊，祈愿佛法僧三宝护佑众生！”

活佛的这番言语让阿克尼玛一家对他敬佩有加，他们一个个就像是寺院里的泥塑一样动都不会动了。

虽然不知道这位活佛知晓多少教法经纶，但不论是说到上部卫藏地区，还是下部汉族地界，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噶举派各大高僧的生平更是了如指掌。他口若悬河，说起了德洛巴、那若巴、玛尔巴、米拉日巴、日穷多吉扎巴等诸位噶举派喇嘛神奇的经历和传奇功绩。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颇具法力的活佛。可是，有时他也会说出一些前后错位，自相矛盾的话来。比如玛尔巴拜米拉日巴为师学习般若和中观，米拉日巴在宗喀巴大师足下学习次第广论，他们三人就是“师徒三尊”云云。阿克尼玛听着听着就有些疑惑不解，他虽然不知道德洛巴、那若巴的生平事迹，对米拉日巴的事迹也只是略知一二，并且也只是些道听途说，但他知道“师徒三尊”是谁。他正要向活佛请教，

活佛看出了他的心思，便说：“哦，我所说的‘师徒三尊’那是依照密法的经典来说的，一般常见的说法是浊世的佛陀第二宗喀巴大师和他的两位弟子。”

阿克尼玛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心里想，这俗话说得好，“相处的时间长了，连佛陀的毛病也能挑”，刚才差一点就错怪活佛了。我对密法一无所知，却对活佛的教导产生了疑惑，还有比这个更为深重的罪孽吗？他这样想着，心里悔恨不已。

要是平日，阿克尼玛每天晚上也就点一盏酥油灯，因为今晚来了一位活佛，他特意点了七盏酥油灯。耀眼的灯光把火炕南侧的灯架子照耀得一片明亮，就连放在灯架背面的那只小木箱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已经是午夜时分，多杰已经在自己阿妈的怀里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活佛的脸上也出现了倦态，可以看出，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这时，活佛从一个四方的背包里拿出一卷长条经文，诵颂了起来：“心随兜率天宫诸佛愿，自那白云聚集虚空中，恭请尊胜法王宗喀巴，偕同高徒降临到此方！”阿克尼玛开始安顿开了：“儿媳妇，你快去让多杰睡觉。才让，咱俩过去伺候活佛休息，老婆子，你去拿只灯盏过来！”

活佛一页页地把长条经文的经页翻了过去，嘴里依然念念有词。灯盏虽然被拉姆拿走了，但因为还有七盏酥油灯照耀着，所以火炕上还是很明亮。这时，火炕上只剩活佛一人了。只见活佛忽然迅速地站了起来，朝着房子里上下打量了一番，便走到供奉着酥油灯的灯架旁，打开了那只小木箱，朝着箱子里摸了一下。只见一道金光忽然一闪，他就把他的右手放进了他的上衣口袋。接着又坐下来诵颂起了经文，眼睛还不时扫窥着那只衣服口袋。

阿克尼玛和儿子才让给活佛安顿好了床铺，回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碰上刚刚安顿儿子多杰睡了吉毛先，阿克尼玛便对才让说：“才让，把自己的嘴管严一点儿！”吉毛先听见了心里想，公

公的这句话明摆着是“对女儿说话让媳妇听”，叫的是才让的名字，其实是让我听的，于是有些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3

司晨的公鸡还没有鸣叫，吉毛先就已经起身了。她把一簇枯黄的柏香枝用火柴点燃了，生着了火，然后又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又从发面桶里拿出酵头放到案板上，加上面粉和好了面，把和好的面放进了一个四方的木斗之中，再把木斗放在了火灶边醒着面。平常，吉毛先感觉到家里的活儿总是没完没了，可是今早她觉得干得很轻松。她已经三十岁了，但还是头一次遇上一位活佛到自己家里。她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嫁过来之后遇到一位好婆婆，对一个做媳妇的来说，不受婆婆的辱骂和欺凌那是多么愉快的事儿啊！公公虽然嘴碎了些，但也是个耿直而又疼爱自己的人，再说每次公公数落她的不是，也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丈夫对自己也是情深意重，是一个可以厮守一生的好人，加上有了儿子，真是事事顺意。现在，家里还来了一位活佛！如果不是有福运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事接踵而来？吉毛先心想，公公对活佛恭敬有加，我也要尽力做好所有的事。于是，她做完了所有的家务后，又背着水桶去背水了。

东方山顶上霞光灿烂，山上的树木却依然是灰蒙蒙的一片。晨风刮过，路两旁的田野里的绿苗在随风轻轻摇曳。山村人家的烟囱里青烟袅袅，可以看出那些主妇已经起身做早饭了。吉毛先走到村头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在叫她的名字，不用猜，她肯定是邻居家的珠姆。

珠姆和吉毛先是一对“心口相通、肝肠交织”的好朋友，哪怕是要走几步的路，两个人也是形影不离。村里的男女老少便称

她俩是“手足相连的孪生姐妹”。

“今早你为啥不来叫我啊？”珠姆追上了吉毛先，有些抱怨地对她说。

“昨晚家里来了个贵客，一忙就忘了去叫你了。你阿妈的病情还好吧？”

“还好，还是老样子。”珠姆摇摇头，有些难过的样子，接着又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来，问道，“你家来的贵客是谁啊？”

吉毛先听到珠姆这么一问，早就把昨晚上公公对她的提醒忘在了九霄云外，她怀着崇敬的心情说起了家里来的贵客。说贵客是一位活佛，还夸大其词地说活佛见识如何广博，知识如何丰富。她俩边走边说，越说声音越大，就连走在她俩后面的几个背水女人也听到了。

“你阿妈的病情应该找人禳解一下才好。”这是吉毛先的声音。

“好是好，可就是不知道去恭请活佛的话，他肯不肯大驾光临？”

珠姆的这句话却一下子提醒了吉毛先，她不禁想起了昨晚公公让她把嘴管严的那句话。但现在为时已晚，只好让珠姆发誓不要把这事儿告诉其他人。

这时，背水的女人们先后到了水边，她们一边往水桶里舀着水，一边询问珠姆阿妈的病情，接着她们便说起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有的人在说家里的活儿，有的人说自家的孩子如何可爱，自始至终没有让自己的嘴巴闲下来。回家的路上，珠姆和吉毛先虽然走在一起，但因为她们前后还有几个背水女人，所以她们没敢再说活佛的事。吉毛先惦念起了一大堆家务事：回家后就要烙馍馍，还要给犏牛挤奶，要是给活佛献上刚出锅的馍馍和香喷喷的奶茶，一定是一件利于后世的好事情。此刻，吉毛先思绪

万千，有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哦，何止这些，明天丈夫要到县上去修路，还要为他准备干粮。啊呀，今天早上还忘了把草堆点燃，这样要到中午才能做好干粮。想到这里，吉毛先不由加快了脚步往家里走去，走到家门口，她看见活佛正站在大门口。

“活佛这么早就起来了啊？可是我这个慵懒的人连茶都没有烧好。”

活佛微笑着，没有说话，眼睛却盯着吉毛先上上下下地打量了起来。哦，她身上虽然穿着普通的“热拉”，但也衬托出了她苗条、清瘦的身段，脸庞不是很美，但也有着惹人喜爱的地方。看她背了一桶水，却并没有显得很吃力，看她的目光，透着一股坦然真诚。看来，她是一个勤劳、诚实的女子。

吉毛先看到活佛这样盯着自己，浑身有些不自在，她急忙低下了头。这时，她顺眼看到大门口堆着一堆麦草，便说：“明天才让要去修路。”便慌慌张张地走进了院子。

活佛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想，真是妇人心啊，丈夫明天要去修路，今天就这样暗示我，没有比女人更狡诈的了。活佛讥笑着，脸上泛起了意味深长的笑意，令人难以捉摸。

4

阿克尼玛家的院子并不大，但院墙高度适中，干净整洁。院内横排着五间房子，其中三间是正房。还有两间坐西朝东的房子，门窗都是向阳开着的。方格窗户正中的位置，雕刻着繁复的菱形花纹，并用一张洁白而又柔软的白纸裱糊了窗户。从窗根开始大概两丈远的地方铺上了木地板，地板大概有七八步宽，并且镶上了边，看上去便有了一块宽阔的走廊。靠北的墙边有一间小木屋，装着一扇单开的门，昨晚活佛就是在这儿歇息的。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阿克尼玛像往常那样坐在走廊里晒着太阳。然而，今天却听不到他诵颂“嘛呢”的声音，更没看到他双手合十祈愿佛法僧三宝保佑的样子。却看见一条崭新的白毡上，活佛盘腿坐在正中的位置，打着手印在讲经释法。阿克尼玛那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就像是一个虔诚的僧侣在自己的上师面前聆听教诲。

才让给一把铁锹换了一支新木把，坐在走廊的一角一边听着活佛的说教，一边在缝补几件旧衣服。

吉毛先点燃了大门外的麦草，正在为才让烙馍馍。她像在等待着什么人一样，眼睛不时地瞟向邻居珠姆家的大门。从吉毛先家的走廊到大门大概有十几步远的样子，所以她也能够清晰地听到活佛讲话的声音。

“听说现在开始修复那些遭到了破坏的寺院，并且僧人们也可以聚会诵经了是吗？”这是他的公公阿克尼玛的声音。

“俗话说‘不能说什么就听什么，不能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要轻易相信上面说的话！”这是活佛的声音。

“阿爸，我这次到塔尔寺，看到不仅寺院已经修复完备，而且还有二十几个僧人，前来朝觐的人也很多。人们都乐呵呵地说党的政策好。几年前，藏族信教徒不但不能在寺院里磕头，就是去转经也会遭到责骂。现在不是这样了，花三四毛钱买张票，到哪儿朝拜都没有人拦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是太好了……”这是丈夫才让的声音。

不知道是因为才让的话真实可信，大家无话可说，还是活佛有别的什么想法，不管怎么说，他们的闲聊暂时被打断了。过了好一会儿，活佛这才说：“现在的这个状况，也没什么不好，但我对这些不抱太大的希望。说这些干什么，对我们佛教徒来说，需要的就是来生的幸福。”

“祈愿三宝保佑!”这是阿克尼玛的声音。

这时，珠姆从家里出来了，她和吉毛先咬着耳朵根说着悄悄话，看上去好像是在说一个秘密。不大一会儿，吉毛先进了家门，珠姆还在大门外转悠着。

“阿克尼玛，阿姐吉毛先在家吗?”珠姆的话让坐在走廊上的三个人吃了一惊。才让看到是珠姆进来了，便急忙说：“她在呢，你快进屋找她去。”

“姑娘啊，你阿妈的病好转了吗?”阿克尼玛关切地问了一声。珠姆听了伤心地摇摇头，声音有些悲切地说：“没有好转。”活佛默默地注视着珠姆。

珠姆虽然已经从吉毛先那里知道这位注视着她的就是那位活佛，但却假装不知道地问道：“这汉族人是谁啊?”

“你胡说什么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汉族人啊，人家是一位活佛!”

珠姆一听阿克尼玛这么说，即刻说道：“哦，活佛，请见谅，我并不知道您是一位活佛!”

活佛听了笑着说：“没事，没事，俗话不是说‘不知者不为过’吗?”说着又关切地问道，“你的阿妈得的什么病?看医生了吗?做过法事了吗?”

“我也说不上阿妈得的是什么病，已经一个多月了，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消化不良。我们这个村里又没有懂医术的，公社里有医院路又太远了，阿妈自己也不想去，老人们念了念经，效果也不是太好。”珠姆这样回答着，又说，“请活佛明示。”

活佛向着珠姆点了点头，很同情的样子，复又定定地看着阿克尼玛，好像是在征求意见。

5

前往县城修路的村民们已经上路了，活佛到这个小山村也已经两天两夜了。他住在阿克尼玛家里，除了珠姆，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外人。但是这个小山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村里来了个活佛，纷纷议论着这件事情。这些议论传到阿克尼玛的耳朵里后，他狠狠地瞅了吉毛先一眼。这一眼就像是一支锋利的箭，射入了吉毛先的心口，让她的心有了一次难以忍受的刺痛。吉毛先心里想，我就给珠姆一个人说了活佛的事儿，珠姆也发誓说绝对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这件事是怎么传出去的我也不知道。珠姆是一个心里头能够藏住话的人，这事儿不能怪她。再说了，昨天公公他自己也对珠姆说了家里的客人不是汉族人，是个活佛，说明他也是相信珠姆的。所以公公他责怪我是没有道理的。吉毛先如此想着，却没有说什么。

吃完早饭时间不长，阿克尼玛家的院子里就聚集了很多老人。看他们的眼神和表情，就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位活佛充满了景仰和敬意。但也有几个人眯缝着眼睛在打量着活佛，说明他们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阿克格日多杰是其中疑惑最重一个人。昨天早上，儿媳妇背水回来后就说阿克尼玛家来了一位活佛，从听到这句话一直到现在他都有些不相信。他想，我们这个大山沟深的小山村，从来也没有来过什么高僧喇嘛，哪怕是一个苦行僧也没见到过。在这新社会里，却来了一位活佛，这简直太可笑了。他今天到阿克尼玛家来，不是来磕头的，而是来探虚实的，他要看看这位活佛是真是假。阿克格日多杰原来就是一个咒师，对活佛之说本来就不太相信，也不去崇拜。他和阿克尼玛分别作为苯教徒和佛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就为各自的信仰辩解过好

多次，只是他们本身就对自己的宗教流派一知半解，所以就从来没有分出过胜负来，相反却让自己更加糊涂了。今天他来，虽然不是想和活佛辩论，但也想探究究竟。

“活佛大人，您来自何方？”

“塔尔寺。”

“仙乡何处？”

活佛微笑着，仔细看了看阿克格日多杰，却没有回答。

这时，阿克尼玛担心这个好争论的老头会扫了活佛的兴，急忙冲着格日多杰说：“格日多杰你不问教法，却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干什么？”

“但凡得道高僧，都有自己出生的地方，我问问活佛的仙乡又何妨？”

“你们俩不要争吵了！”阿克格勒知道尼玛和格日多杰这两个老头的情况，知道他们如果争辩起来，肯定会争个面红耳赤，除了给对方留下心病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插嘴说：“我们已经厌烦了你们之间的争辩！活佛，咱们不要听还俗和尚尼玛和老咒师格日多杰的胡言乱语，不过，我们大家都想知道活佛仙乡是哪里，请求您一定给我们说说！”

活佛听了他们的话后说：“本来，像我这样的人，说自己出生的地方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但你们却如此认真地请求我，那就请听我的回答。”说着以道歌中的自夸调唱出了下面的内容：

德行端庄的上师仁波切啊，

我以身语意三门向您祈祷！

聚集在这里的各位老人啊，

请集中精力聆听我的歌唱。

我当然也有生身的故乡啊，